廣告刊例
（特等）登於新聞中價面議
（頭等）封面分格計三英寸闊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每格洋四元
新聞中縫分三格每格五元零登整頁照算
（二等）後幅分格與封面同每期每格三元

第三十八號

笑報

上海派克路登賢里一七二七號　電話西三五二四

今日一張大洋二分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每月二角日本同國外各埠加倍均以大洋計算報費先惠郵費在內

倚虹說集

全書二冊　定價六角　實售四角二分

畢倚虹先生所著短篇小說以發刊於大東書局星期半月兩雜誌者爲多其文清新俊約不落恒蹊爲世所重今本局特將先生各作刊以專集饗愛讀先生小說者已出版目錄如下

銅圖畢先生遺像　鋅圖湖上詞原稿　雷下良心　金陵啼痕　雪窖騎兵女　妖社記　捕馬記　塔下　慈善事業　新落軍衣　婚後的弟兄　吃人家飯的第一天　兒時　第一步　貧兒院長　美術家之情人　不離婚的離婚　青衣紅淚記　離婚後的三封信　傀儡婚姻　七個自殺的婦人　北里嬰兒　一星期的買辦　崔將軍姜　崔將軍姜軼事　十月姻緣記

畢倚虹著　寫意朋友　一冊一角五分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內有一角五角一元現洋贈券

大金蛛香烟

空包每只換烟一支

立興烟草公司啓

中德醫院愛克司光療治廣告

德人創用愛克司光電療法療治各種重症極著奇效中外爭傳本院誠心濟世添用此法數月之間治愈瘰癧肺癆及各種疑難重症無算因知此法功效固自不凡如有患各種重症者速來就治取費當格外從廉

地址靜安寺路張家浜七十號電話西六百十三號

益利汽水公司徵文揭曉

本公司日前登報徵求關於益利汽水文字蒙海內諸大文豪不吝金玉惠賜佳稿數達千餘琳瑯滿目美不勝收茲經包天笑余大雄周瘦鵑趙叔雍諸先生評定甲乙計第一名閘北永興里吳雪庵君得現金三十元第二名朱涇金山縣警察所朱行淵君得現金十五元第三名貝勒路仁安里內又韓君得現金五元餘如于南廬蛟川虫夫舒純甫胡少逵君囊暨李文棟周伯[illegible]趙如泉金志高君等酌贈本公司汽水壽答盛意然此次徵文佳構紛投維是限於選額呈一漏萬未免有遺珠滄海之憾幸抱歉忱尚希原諒是荷

上海百老匯路閔行路口　益利汽水公司啓

▲附啓　得獎諸君務祈即日具條蓋章向本公司徵文部領取是幸

補血聖品

人造自來血

人身血液之濃薄關係身體之強弱故研究衛生者首宜保養身體調護氣血爲要自來血爲滋補血液妙品本藥房自發行以來治愈體血虛弱者不可勝計見神功久著確非偽藥可比世者凡男子患面黃肌瘦精斷婦女患產後虛弱小兒患先天不足均宜服之

▲定價▼大瓶二元　▲價▼小瓶一元二角

上海五洲藥房發行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肺病專門醫生

唐拾義咳丸

注意注意　久咳成癆

多咳傷肺日久成癆惟治癆病必愈之藥惜全球醫界尚無發明幸經唐拾義醫生研究著美特製久咳丸尤以阻其咳嗽止則不致傷肺而成癆疾此正本清源之最良法也久咳者斷不可不知

價目　每瓶一元

上海三馬路石路口　父子大藥房

名滿天下　上海太和大藥房發行

花柳瘋癱皮膚病毒聖藥

哈蘭士　內服　外搽　六零六

內服的　治一切花柳病毒內蘊瘋痛外發潰爛特具神功　每瓶洋一元七角五分

外搽的　治一切梅瘡濕瘍腐爛及皮膚癬疥收口奇速　每盒洋一元　[illegible]盒二角

守仁醫院　白濁專科

凡初患白濁時即用最新美法醫治極易斷根若不即早醫治則其淋蟲移進致成後尿道病遂成老白濁奕斯時蟲未覺許多痛苦然而日久不治此症實變化不病如封口尿中不濟常含臆林管甚事禍及妻子或自尿違縮閉尿不驗解以致尿中不清此物不能解出逐漸化成尿毒如此以後即知其危害之來奕本醫附睪生有鑒於此特設本科專診新老白濁具致一經醫治者頗知本科醫法之新式器械之濟潔收效迅速取費亦廉且得限期包愈亦無復發之患倘君患斯症者請函來診本科醫生當必詳細告君之症如何醫法也浙江路寗波路口泗水坊守仁醫院例門診一元二角電話中央四一五

花界諸姊妹均鑒

敬啟者、近日國人、愛用國貨、熱度日高、肯紅等雖寄跡平康、愛國之心、何敢獨居人後、對於提倡國貨一舉、自當一致贊同、查香烟一項、茶餘酒後、消耗最多、而漏卮亦以此爲最鉅、爰自即日起、一律購吸國貨香烟、嘉賓賜顧、亦一律以國貨香煙奉餉、以仰副諸君子提倡國貨之至意、人之愛國、誰不如我、想我姊妹等、亦當必表同情也、區區微忱、伏惟垂鑒、

肯紅　桂娉　月娥
楊蘭春　素霞　寄春
韻[illegible]　怡紅　秋琴
富春[illegible]　鴻雲　花彩舫
同敬啟

汪洋醫生

汪洋醫生統治內外各科不論何症均極擅長對於花柳尤爲專門手術敏捷鑑別精詳凡患梅毒淋病無論新久或已經注射未愈或注射後而病反加劇或須打針或不注打針或須注射或不須注射一經診察洞見癥結或宜或急立可解決宜服藥者即服藥宜注射者即注射藥本六○六且注洋醫生藥懷慈善過年者藥濟因難注射六○六藥收院而已上午西門方浜橋中兩醫里午後二時至六時在勞合路德鑫候診籍樓記模上）公立大同醫院

金鼠牌香煙

鼎鼎香煙　厥名金鼠
氣馥如蘭　價廉如許
可以思集　可以添趣
日來安鐵　華夷同與
日用所需　費輕易取
有烟以來　無此美舉
貨高價低　良非自詡
惠顧須知　吉光片羽

各紙煙號均有出售

中國華成烟草公司製

心心照相館

照相放大　一律八折　各界賜顧　無任歡迎

地址南京路望平街口　電話中四七七六號

大聯珠香烟

牌最價最值最滋最
子光錢巧色高味好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莫談國事
（无公）

上期敝公作了一篇『忠心耿耿』、本想偸一下子懶、讓咱個老官再來上一回當、不想他拍拍屁股、回紹興打老虎去了、這一期的倒老爺、祇好仍由敝公自己來、這卻是意想不到的、

做這一個倒老爺、實在是一件難事、要是講講國事呢、這麼一團糟的政局、講起來反使人痛心、而且勉強講幾句、也於事實無濟、不要說我們小報的倒老爺、就是他們大報的倒老爺、一本正經的在那裏倒着、還是不痛不癢、不見得有他們一評、這政局馬上改變了、所以敝公極不願意談國事、而且還想仿照茶館店的辦法、貼上一張『莫談國事』的紙條、

哈哈、胡亂一倒、倒老爺又好回家睡覺去也、

回聲
（大喇叭）

本報上期、補天填海樓主謂敝喇叭吃癟三次、（既癟不得不敝、）拜讀之下、大吹三聲、深佩樓主之善於嘲謔、惟其盡何有未盡、不妨再在補天填海樓之後便門缺陷處、重補而復填之、樓主幸毋以大喇叭之喇叭聒來得厲害而憎也、一笑、

先是无公擔張宴、聊濟鷄之邀雅、菱、鍼、志鴻相繼而來、无公不可、卒乃邀菱鍼二淸、菱未來之先、誠如樓主所云、曾飛來一片云、『即來敬倍（或誤字之誤）末座、』片之背面附伊近影、敝喇叭見而取之、邀時樓主見余取片、即心憤憤、當席聲言、該片不應歸余、余故靳不之予、樓主之作喇叭吃癟記、其感斯歟、菱菱者非紹興師爺、何得張冠李戴、（師爺亦已聲明矣、）其實乃以報務勞人蓄之劉恨之我也、（如此捧阿斗、恨我其何以謝我、）當菱媚媚其來時、先入敝喇叭代爲預定之席、後殺燈道、始離此就彼、既被箝、敝喇叭殊愧喪、會起立吹曰、昔三國趙子龍截江奪斗、不圖今日劉阿斗竟當席奪菱耶、喇叭大吹、軍威頓振、擬與恨我一戰、以分勝負、爭奈劉阿斗始終抱不上、低首默言、表示軟化、有負俺老張多多、（敝喇叭是翼德本家、）

甯波才子是日携來新賦紙二册、敝喇叭要求人各一册、才子當時大爲爲難、但席終後、敝喇叭則仍蒙其賜下一册、而樓主則抱向隅之嘆、是則敝喇叭未吃癟、樓主之樓則坍倒矣、

菱淸吃素問題、敝喇叭全未知之、樓主謂敝喇叭續賞菱官吃過鷄排、此則未免夫子自道、現是日菜單無鷄排、（无公可證之、）雖排何、菱淸可食、豈樓主心羨鷄排、念念不忘耶、敝喇叭或可代介紹淸之黑漆板凳、囑伊專誠璧汝樓一客特別鷄排也、

更有一事告樓主者、樓主聽之當樂、則喇叭近日忽喉音失潤、[illegible]欠和、昔時每逢登台、則必大吹大擂、所謂不吹則已、一吹驚人、近則喉嗌聲竭、欲吹不能、應樓主言矣、喇叭大痛而特痛、哈哈、[illegible]主之樂、其樂何如耶、

鴛鴦記
（周元琪）

一日、有西裝少年、方挾其情侶蹁躚於斜橋之南、弱楊花畔、喁喁情深、忽有一襤褸丐婦、伸瓦罐乞錢、一種崇臭之氣、中人欲嘔、呻呻不休、少年苦之、揮之不去、丐乞益甚、瓦罐觸少年服、污染襟、少年怒、奪罐而破之、丐婦見吃飯傢伙破碎、手足俱舞、勢將攫少年而詐、正爭持間、忽有三游好閒之丘八、高唱小東人、嚼檳來、見少年之破丐罐、現不平色、豪俠之氣、隱隱現於眉際、丐婦益窮詐不已、少[illegible]無法、出小洋[illegible]枚與之、不[illegible]再兩枚、又[illegible]、一丘八出而[illegible]解、命少年以五[illegible]頭五枚與之、少[illegible]年有難色、[illegible]莫知所對、丘八[illegible]怒、謂少年與其[illegible]情侶、大罵[illegible]皮、誰叫你[illegible]羔子、打破了[illegible]的討飯罐、丐婦亦以辣但婿媽不得了相報、斯時、斜日將西、一對野鴛鴦、嚇得面如土色、怯懦不已、徒幸有二警士經是道、同到官裏去、官亦弱者、見丘八如狼虎、低心下氣、宛轉相勸、丘八非少年出袁頭五枚不可、官無法、謹遵台命、立將少年五金、爲丐婦討飯罐之損失費、奈少年翻轉阮囊、不足二金之數、一丘八自告奮勇、見少年之金時計、估値當不在五金以下、乃代於降迎押肆中質之、蕭與丐婦、一塲風波、遂宜告閉幕、而一對野鴛鴦、其所受驚恐、當如瞎天一霹靂矣、

總商會選舉好了報館
（怪風）

每在總商會選舉之後、終有一番風潮、因此什麼反對宣言啊、唱票員檢票員的聲明啊、商會長的佈告啊、各馬路商會的宣言啊、一起都很大很多的登在各報上、而且登得很久、眞是報界中很肥的一筆收入、這還不算、在這方才選舉之後、把各方形勢看起來、好像是你爭吾奪、但是到得請各位會董老板就職之時、卻又都是吞吞吐吐、你推我讓、于是便有聲明不就的啟事啊、另薦賢能的辭職書啊、報館生意便又來了、如此看來、總商會選舉、豈不是好了報館嗎、

所以敝風很希望總商會一年多選幾次、那麼便宜得各家報館拼命的拉外國廣告、代他人宣傳了、

返記
（補天填海樓主）

[illegible]有讀矛者、莫不以漢張桓[illegible]之丈八、最爲銳利、槍[illegible]刀架中、所向無敵、匾[illegible]沒沒無聞焉、跳澗生亦[illegible]嗇矛、修短合度、剛柔並施、游曲處鋒芒四射、寒光逼眼、以是轉戰於肉林血雨中、擒者色變、莫不樂兵敗北、廿拜下風、生走溫荊韓、皆非敵手、則鬱鬱不得志、常於月白風淸之夜、出奇矛而推敲之、其聲鏘鏘、生大喜、並謂矛曰、矛乎矛乎、爾其終老於我鄉乎、何知吾之難遇也、乃勸矛上樓、緜緜入扣、若蓬瀛之髻、而非菱淸之劉海、吳天翁之小鬍子、殆彷彿似之、矛若亦有知者、雀躍而舞、異香奇彩、流散繽紛、或狀小鳳之啼、或狀大雄之飛、生微露笑意、斂矛藏之、某日之夜、忽有娃娃請戰、生乃跨馬橫矛出、未通一辭、舉矛直刺、娃娃無以應、幾措手不及、急不暇擇、出宋白以避、兩方戰鼓擊擊、矛來白往、白去矛迎、混戰達二百餘合、各無勝負、忽轉然一聲、若九門口山崩地裂、生大驚、疑基督將軍之倒戈也、乃急鳴金收、狼狽而返云、

□　□　□

不寫心
（錢莊店倌）

天下的事體、有寫心、一定有不寫心、比如撰稿者做黑幕小說寫心、被人家捉着差頭就不寫心、諸位、遺話因何而起、原來某報上『寫心』小說裏說『好在錢莊賺錢很是容易、別的不講、就是每日幾個進出二毫牛、已足够他們一年開銷用過而有餘的了』、咳、這話怎講、一月錢莊、每天僅僅幾個進出二毫半、難道已足够開銷他們一年的用度[illegible]有餘了嗎、不要聽錯吧、算錯吧、這種算盤、簡直有些兒妙不可大幾哩、在下也在錢業裏混混、從沒有聽見過和奇聞、要末那個作者『寫心』做得出神了、所以說出話來有些和恋嚜一般吧、我倒要勸勸那個作者醒醒罷、不要再弄出些笑話來、或則到我們敝同業裏來仔細調查一下、好增加你些經驗、免得胡說八道、把撰述界裏的台給你坍光了、這幾句話、我是說得很誠懇地、不過那個做『寫心』朋友、倘然真以爲『不寫心』起來、那我也顧不得了、

豫豐泰之一夕
（大覺）

星期之二、老吾一冲宴蘇州吳大頭於豫豐之泰、甯波才子、又肆其故技、冒名飛箋、招菱鍼二淸至、二淸既來、則一一爲大頭相其頭、其頭之爲鐵頭空頭多頭軋姘頭與否、已有五香豆『豆』在小申報詳之、大覺今所記者、則爲不涉於吳開之盟之事、

是日之宴、時間性甚長、自六時直至十二時、而客之來來去去、竟及二十人、老吾與一冲、賦久戰不疲之大將、而不愧爲吳菱鳳與拚命三郎也、

座有徵月中仙者、其菱老三、見菱淸擬求一相、菱淸乃移樂相就、其相網約略猶可記之、

眼多情、心軟、貌因心不凶、小指小僧人當心、交際亦實仔細、早嫁人、念一至念三可嫁矣、男宜年高、並宜繼室、夫星甚透、可得一子、人中短、五十一有關節、近年當破財、如未破財、幸也、

相、月尙未終、甯波才子忽大發酒瘋、飛觥擲杯、並欲辯難、舉座咸大駭、爲燕紛紛遁去、而一冲卻於此時得機會、色迷迷而相菱、菱憤相人、而不慣爲人相、則大窘、

有頃、甯波才子之瘋止、遍謝席客、自認失儀、於是重整杯盤、再行入席、適寶鳳跨馬而來、於是此席上乃祇聞馬蹄之聲得得、而不獲聞其他、

□紅報紙出售　上等粉紅報紙出售、另蓬均可、欲購者請與敝申報秋芝生君接洽可也、

上海肇豐行肥田粉部啓事

本行發行之德國九牛牌二虎[illegible]肥田粉乃世界最著名之壅田良品用於五穀植物[illegible]盛出產增旺且價値低廉用法簡易故自行銷以[illegible]受歡迎本行在各省各縣設有經理甚夥如[illegible]就近向各經理處購用其有未設經理之處[illegible]願任經理者請直接函致本行商洽章程仿單承[illegible]寄此佈

本行地址上海界路一七二號電話北四五三號

上海四馬路

得勝唱機公司又到高亭唱片

本公司經理中外唱片已有多年美必收無不偏色昨又選到高亭唱片如梅蘭芳余叔岩陳德霖言菊朋荀慧生馬連良劉寶全徐碧雲陳彥衡及以本灘蘇灘等片惟限於篇幅不克詳載到貨不多購請從速

得勝唱機公司敬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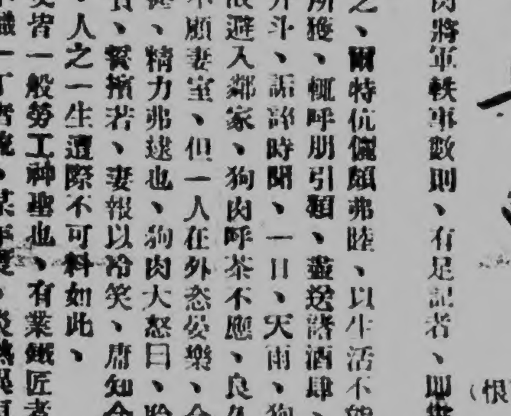
狗肉將軍軼事
（秦州天根）

客歲旅寓時、同鄉某君、曾述狗肉將軍軼事數則、有足記者、即書以遺『笑』、

狗肉微時、拉大車爲生、人盡知之、爾時伉儷頗弗睦、以生活不能裕如、狗肉又不措意柴米瑣屑、有所獲、輒呼朋引類、盡逐諸酒肆、家中恆致斷炊、輒妻爲人縫衣、博升斗、詬誶時聞、一日、天雨、狗肉忽病、臥敗絮中呻吟、妻厭之、故避入鄰家、狗肉呼茶不應、良久、妻歸、責之、妻盛氣曰、若平時不顧妻室、但一人在外恣娛樂、今嬰病、遂欲我伏侍若耶、吾日來勞甚、精力弗逮也、狗肉大怒曰、聆若言、夫婦之義絕矣、他日吾苟富貴、妻報以冷笑、詎知今果濟升騰折、位尊分隆、炙手可熱、人之一生遭際不可料如此、

狗肉又嗜賭、得暇即邀友博、所交者一般勞工神聖也、有業鐵匠者、有業銅匠者、物以類聚、都粗獷不識一丁者流、某年夏、炎熱異恆、狗肉忽奇想天開、邀其友於城樓上作葉子戲、至晚、與猶未衰、[illegible]以繼、淸風習習、夜涼似水、狗肉呼快不置、

狗肉爲人極豪爽、對友重義氣、微時、曾共友八人、效桃園故事、狗肉論齒行三、皆呼爲老三、而不名、親熱有逾同胞、其後星散、狗肉投身軍界、獨貴、前年挾鐵甲砲車、雄視東南、盟弟中老七、鐵工也、初聞其名、疑即老三狗肉、然未敢信、待其出而窺之確、即備刺往謁、狗肉睹刺、已不復憶、及見、諦視有頃、始曰、若老七耶、七曰然、三哥猶識吾、幸也、狗肉曰、嗟夫、若奈何一貧如故、立取四百金贈之、囑棄故業、黃衣履、翌日委下、則赫然第一軍路議、雖云莞悴、要其貴不忘舊、亦殊有足多者、



白小姐傳
（香）

白小姐、武進人、現寓滬西某路、其年十三、白非姓焉、人稱之以白妹妹故、小姐、雙靨白皙、且豐腴、柔軟若無骨、其性貞嫻、頗亦活潑可人意、成串臙弗愛之逾恆、父喪時、小姐年猶幼、哀之深、毀形立骨、襯以麻布、慘澹無比、食饘爲近世不可多覯之女子也、其後、侍母盡孝、相助操家政、或補、或識、其端淑之容、尤推獨一、顧乃母雅弗知其女、不安於室、失婦德於某、初屬意於外間、繼而引某至家、堂皇若家主、朱顏嫖私暱之、小姐恥之、不與爲伍、眉際每深鎖、淚痕每盈頰、又弗敢面斥其母、更弗敢逐某出、則持父遺像而泣、某固甚愛之、常欲抱於膝、柔逗之、小姐恨恨然、某思博小姐歡、窺其所嗜、輒多方購與、初夏、某特辦一裝僞精美之包車、以貽小姐、小姐垂淚曰、儂無福坐此、予衣、則曰、儂無福衣此、予食、曰、儂無福食此、某或刺刺不休、小姐喚矣、慘聲叱之、某悚然而退、母雖不悅於某之被責、顧膝下所依、祇小姐一人、亦姑隱忍不語、前[illegible]日、母偶斥小姐、小姐鬱然、斯夕、覺心痛不止、明日、亦不食、但捧胸低泣而巳、勸之弗聽、又二日、覺瘋矣、嘗行反常、哭笑無次、旋以其病增劇、延醫治之、診其脈則云無疾、姑率之以藥湯、小姐戰慄日、若欲毒我耶、實詫而啼、母悔、含淚抱之自責、小姐亦哭曰、母乎、此吾過焉、今有見小姐者、韻其瘦悴甚、迥非昔日之腴嫩矣、閨史公曰、余聞小姐事、心痛若片片碎、嗚、其眞瘋歟、則小姐固無疾也、吾知之矣、穢行劣迹、實不堪目視、所以使然耳、敬以誌之、

□　□　□

銀鐙秘史（四）
（阿四）

▼一個婢子

說起電影明星的出身、不能一概都說是下賤、也有什麼少爺小姐來到銀幕上出出風頭的、記得春江小史裏有一位湯淨義女士、別的明星、我總有些知道、只不知道這位湯家小姐是何等樣的來歷、有人說、她扮劇中的使婢、很像呀、很有經驗呀、我也附和着說、她是一位有天才而適合扮女婢的明星、一月前、有一位蘇州朋友、初到上海來、我約他一同去看『隣居之情』、湯淨義也是該片演員的一份子、不過巳是小姐身份了、那朋友一見她、劇然怪叫起來、我忙問什麼事、他道、我似乎很認識這人、十分像我家隔壁陳公館的王阿翠、我道、嘎、[illegible]王阿翠、她是姓湯啊、[illegible]朋友道、原是呀、她[illegible]蘇州、確是姓王、我還[illegible]看見她摸了一條辮子上街去買東西、她見了我、或者還認得呢、我聽了這句話、心裏很疑惑、一想由丫頭而做電影明星、也是件很光輝的事體、爲什麼把姓也改掉呢、一定是這位朋友看錯了、讀者諒也以爲然、不過湯淨義扮起女婢來、很像咧、眞是一個好角色、

○　○　○

甯波才子與新裝
（才祖）

邇聞甯波才子倡『新裝』、謂顧暢錦、是才子果才也、頗習聞世之以才子名者、背不冠以地、有之、[illegible]識矣、且不日浙江而日甯波、其[illegible]更陰、錫之者何其虐焉、或日友朋相戲、互錫雅號、此乃才子之『新式『裝』璜也、[illegible]名冠『才子』上、而爲新式之裝璜、則似未爲害與、嘻嘻、甯波才子、

花叢碎語
（康駝背）

新會樂李湘君先生老六、即前節之寶琴小滑頭、一雙面孔、實頭越發標緻哉、初九格日天、有一位王大少搭俚做仔十一個花頭、我問俚道、儂搭王介裏阿是有道理個、俚說、賭說、儂弗要吃寃枉醋、啊唷、俚說我吃醋、難道我搭俚有道理格、

西福致明珠、從初七進仔一場、每日有花頭、鋪房間的阿五開心來、堂差也豐多、阿因實頭忙煞哉、怪弗得我格日子要相俚十八個面孔、俚要緊轉堂差嗎不空、祇搭我相仔三個、倒說道、媽媽呼呼、存浪伲該搭能、啊唷、㨾㨾好做眼、面孔也好存起來格、弗曉得格肇利錢、俚撥我哪哼算法、

民和右花春紅老三、即前節新會樂紅玫瑰老三、昨日仔碰着仔俚、俚很命扭了我一把、我罵俚爲啥事體、俚說道、徐斷命康駝背、眞眞嗎不良心、啊唷、進場花頭、也是我搭俚做個、還說我嗎不良心、實頭弄得我弗懂哉、

西福致妙鳳雲老八、即前節民和里訪菊老八、俚篤格要好愛司君、格節忽然弗出來哉、所以弄得老八房間也弗好鋪、到妙鳳雲篇去拆份頭哉、格日子俚打合我做花頭、我講、格兩日頭寸緊來、實在嗎不說、格末徐要放啥心上哉、

新民慶珠寨珍二囡、即前節西福致艷美老七、格兩日忽然同俚篤格雙牌頭陳二少相罵起來哉、弄得陳二少寃極殺哉、絕跡弗到俚搭去、所以俚進點到仔今朝、祇做過三個花頭、出了四個堂差、啊唷、實頭作孽哉、

□　□　□

長篇社會小說

春色惱人錄
（三十八）　克唐生

第三回　寄跡韓莊姑爲砧上肉　投身銀幕且作影中花

世間上惟有這一張嘴最可怕、所謂病從口裏入、禍從口裏出、其實還形容不到這一張嘴的壞處、像阿潘媽這一張嘴一翻、究竟那九小姐的一顆心、被伊說得搖搖不定了、到了後來、九小姐便終於聽了阿潘媽的話、走上薛大塊頭那裏而去、九小姐入是活動的、面孔又漂亮、裝飾又入時、走出去自然人人歡迎、不過伊可有一個條件、對手方先要讓伊相上一相、如果伊不願意、無論一千八百、也不希罕、那薛大塊頭祇要這九小姐肯出來、這種條件、那裏放在心上、何况上薛大塊頭那裏尋野食的、雖則並非完全都是漂亮小夥子、那種蹩脚生老菜菜、究竟也不多、九小姐儘可撈一把來揀選揀選咧、一走幾個月、九小姐果然又恢復以前氣槪了、阿潘媽自然也得了不少好處、便也就樂此不疲、認這一着是滿足伊生活慾望的一條捷徑、怎麼面子問題、坍台問題、都不放在伊的心上了、而且這時伊早又改了以前的宗旨、嗯世間上沒有眞實的愛情、所謂愛情的、不過是肉慾金錢換個字在那裏作祟、拆穿西洋鏡、毫無道理、這種感想、一半當然是伊從辛喜之負心而得的教訓、一半知是上薛大塊頭的莊以後、處處都證實了伊的感想、莊花果然祇要金錢到手、客人也祇要肉慾如願、一旦面親熱的了不得、轉轉身就你不認得我、我不認得你了、其實這本來是一種公平交易、一個以身體博金錢、一個以金錢博肉慾、上莊變易、各得其平、莊上果然如此、世界上一切何嘗不如此、